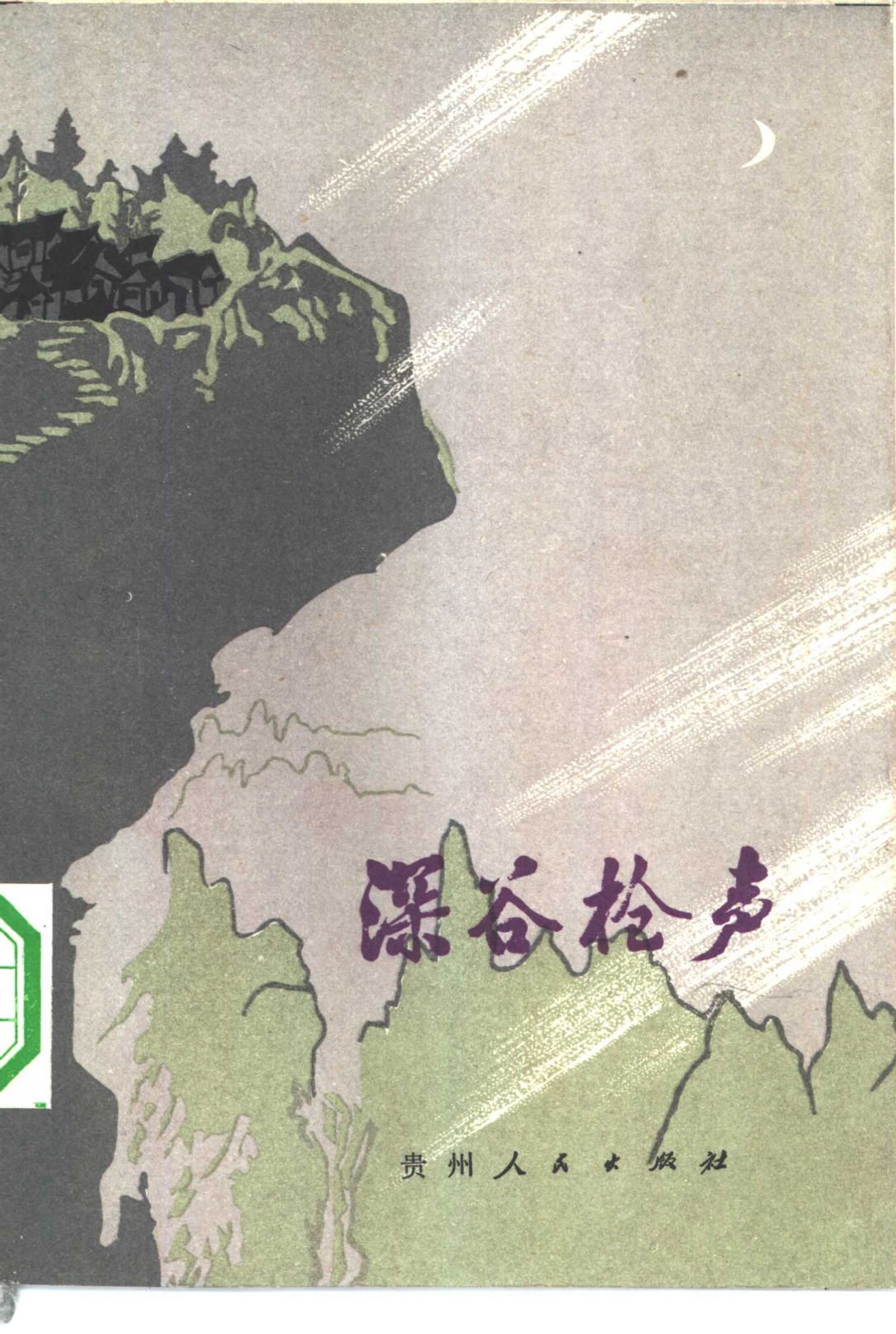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深谷松声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深谷枪声

(贵州民兵革命故事集)

贵州省军区政治部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1979年9月·贵阳

责任编辑：梁正贵 龙国义
封面设计：石俊生 插图：申根源

深谷枪声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5.125 插页5 字数320千

1979年9月贵阳第一版 1979年9月贵阳第一次印刷

印数0—42,520册

书号：10115·386 定价：0.96元

谨 以 本 书 献 给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

目 次

枪·····	任开嵘(1)
小妹出嫁·····	本 芸(18)
阿龙救亲人·····	刘彻东(33)
石门怒火·····	刘 昕(44)
孤坟鬼影·····	陈远卓 胡灿辉(62)
木沙河边·····	宋次林(80)
押送·····	王 海(97)
水寨歌声·····	史丙林(110)
奇怪的新娘·····	莫 非(128)
冲破风雪险关·····	弋良俊(149)
深谷枪声·····	老 初(164)
洁白的璐酒姐·····	黄 放(180)
“董存瑞”威镇侯之山·····	李宽定(193)
盖老当大义灭亲·····	易学明 王真强(206)
金鸡岭下·····	群 力(221)
巧夺天险窗子洞·····	肖正春(233)
腊妹·····	王颖泰(247)
十字架下的琴声·····	哈 文(261)
夫妻擒敌·····	王国华 彭学安(274)
彝乡第一春·····	余挂勋(286)

闹元宵.....陈 颖(301)

“三月三”.....刘凤祥 韦安礼(315)

雾岭夜行.....黄公政 余新生 周承福(325)

“么舅爷”...落网.....孙业宽(341)

花溪路上.....唐绍华(351)

青山常在.....张玉龙(361)

铁道哨兵.....伍法同(369)

巧袭“麻疯”窝.....章 湜 黄 畅(385)

搏斗.....周建平(400)

斗云记.....彭世庄(406)

展翅的木轨车.....李秀振 罗世槐(421)

赶花场.....刘常宣(437)

擒龙洞.....龙岳洲 代 奎(451)

周兰和她的炮班.....杨远承(461)

烈火中的红砖.....叶集贤(467)

后 记

枪

任 开 嵘

清晨，茫茫白雾漫山漫岭，飞了几天的凌毛停了，割脸的凌风也小下来，吹开压在低空的片片乌云，起了“花天”，预示着今天将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。

早已凋零的油桐树和东一丛、西一丛的竹林，簇拥着桐子坡山寨。寨中冷火清烟，空无一人。昨天，当侯之担的“江防司令”“林畜牲”带着焦头烂额、脚蹩手跛溃败的“双枪兵”，出现在远远的石板路尽头时，全寨千人，大人细娃哭哭啼啼地跑进了盘龙山躲兵。珠藏镇镇长施承昌、保长胡少成等财东富佬，早在元旦那天，传来红军强渡江界河渡口的消息时，就收拾金银细软，带上妻妾奴婢，坐上“滑竿”，急急忙忙象赶着投胎一样远走高飞了。

突破乌江天险的红军先遣团，从桐子坡穿寨而过，向遵义方向疾追而去。

猛然间，寨边一垅枯草遮掩的红子刺丛后，露出半个人头，惊奇地瞪着眼，痴呆呆地望着红军远去的方向。

他是施承昌的长工陈金辉，三十左右年纪，方脸盘上长一

圈粗黑的络腮胡子，浓眉大眼，虎背熊腰，厚厚的嘴唇，轮廓分明，显出天不怕地不怕的粗豪胆气。

陈金辉睁着大眼向横穿寨子的石板路两头左右一扫，没有人影，“恐怕红军不见得会看上小小的桐子寨子吧？”他轻声自语，跃过刺丛，飞快地窜进寨子，直奔青堂瓦舍，碉楼高耸的施家大屋……

陈金辉提着一把锄头失望地钻出三层大石碉，站在施家上房的料石台阶上，举目四顾，满院纸片草屑随风翻飞，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，人走楼空，寂无人声。

“枪！”这个单纯的概念，在陈金辉的脑子里固执地飞旋，套上九条水牯牛来拉，也休想驱赶得开。十天前，“林畜牲”遵照上峰命令，留了五十多条枪和不少子弹，给施承昌办民团，配合“双枪兵”阻止红军北进。然而，早被没有见到影子的红军吓破了胆的施承昌，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只顾保家保命，哪里还有这份闲心！况且，人心浮动，招兵买马又谈何容易！于是在元旦那天，家丁打手拖着枪，护卫他一家老小逃之夭夭，办民团的事成了一纸空“指令”。陈金辉暗中下细地数了数，他们带去的枪只比看家护院的原有数目多出二十几支。

“施承昌这个龟儿子，到底把剩下的枪窖在哪个鬼旮旯了？”陈金辉毛焦火辣地想着，两条浓眉不住蠕动，在眉心拱成一个小疙瘩。

一张踩满脚印的大纸被风卷扑到阶下，看过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而粗通文墨的陈金辉，一眼就认出了那上面被泥巴糊得不易辨认的告示。

告示是伪镇长施承昌发布的，陈金辉瞥了一眼，心中不

由地冒出怒火：“老子亲眼看到了，哪样‘红眉毛绿眼睛’，嚼牙巴骨！哄鬼！‘侯家军’和有钱人怕的兵，说不定是打富济贫的好汉子！”他踩在“告示”上，用脚搓着，就象搓着施承昌的心肝五脏。

“会不会窖在那死鬼的屋里头？”陈金辉心中一动，朝后院施承昌的父亲“铁公鸡”住的屋子走去。元旦前两天，一毛不拔的“铁公鸡”突然得急病死了，全家人披麻戴孝把死鬼埋在他家祖坟山。

想到“铁公鸡”，陈金辉心里一阵鬼火起，眼睛珠珠象要鼓出来。逝去的往事，带着伤悲袭上他的心头——

十八年前，烈日炎炎，赤地千里，庄稼颗粒无收，爹只得狠心将陈金辉十八岁的姐姐送进施家，当丫头抵租子。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，姐姐伺候施承昌他们打完“麻将”，摸黑走进堆柴草的小茅棚里睡觉。忽然，黑暗中跳出一个人紧紧抱住她，喘着粗气，用长满胡子的嘴在她脸上乱戳。是“铁公鸡”！姐姐尖叫一声，用力把“铁公鸡”推倒在地上，转身跑出茅棚，冲向大门。“铁公鸡”气急败坏地爬起来，为了顾全“书香人家”的体面，摸出手枪，“砰！砰！砰！”三枪，把姐姐打死在院门旁。事后，还诬赖姐姐偷了他家东西半夜逃跑，给看家护院的当贼打死了。苦命的娘守着姐姐的尸体哭了两天两夜。不出二十天，娘也活活气死。爹到施家“讲理”，可是，这个有钱人横行无忌的世道，哪有干人“讲理”的地方！施承昌指使胡少成等一帮狗腿子，将爹一顿乱枪头子打出来，打伤了腰，打吐了血，卧床三月死去，丢下了十二岁的小金辉！从此以后，陈金辉的心里多么盼望得到一支枪，象梁山水泊的好汉们那样，闯进施家大

院，杀掉“铁公鸡”、施承昌，为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！陈金辉二十五岁那年，一个夜深人静的“月黑头”天气，他乔装打扮，潜入施家后院，想偷“铁公鸡”的手枪。不料被巡夜的打手发现，要不是他手脚麻利翻墙逃得快，肯定又会死在“乒乒乓乓”的乱枪之下。“林畜牲”发枪给施承昌组织民团的消息，让陈金辉知道了，偷枪的念头又油然而生。施承昌逃命时，陈金辉这个有心人发觉他埋下了部分枪支，于是，丢下女人和七岁的儿子牛巴儿，昨晚半夜后，人不知鬼不觉地从盘龙山来到寨边，天亮后看清寨里确实没有驻兵，才奔进施家大院找枪。

陈金辉拗开“将军不下马”的生铁锁，一头闯进“铁公鸡”生前的住屋，东戳西捣，也不见藏枪的踪迹。正一筹莫展之际，屋里的陈设吸引了他的注意：床上的缎子铺盖揭开大半个角，显然有人正躺在床上，听到什么才起床慌忙出走的，那把景德镇的细瓷茶壶、铜质水烟杆、床头的痰盂、火盆，插在竹筒里的牙签、鸦片烟具等，和五年前陈金辉来偷枪时在窗外看到的一样，按老习惯摆在老地方，分明向人诉说：“主人只是暂时离开了这间小屋。

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，打断了陈金辉的思绪，他脑中“嗡”地一响：“拐了！十有八九是兵！”

他丢下锄头跑出门外，顺一棵杨槐树三扭两扭爬上石院墙：倒霉，一大群红军正在墙外竹林边坐地休息！他赶忙梭下树来，三脚两步奔到外院。晚了，十几个手提冲锋枪、肩挂盒子炮的红军战士已走到“朝门”边，有个战士眼尖，看见了他，操着外省口音问：“谁？”

陈金辉绝望地抄起抵门的木杠，横端在手里，死盯着战

士们的冲锋枪，脸色铁青，头发胡子一根根倒竖起来。

战士们向他仔细地打量了一会，笑咪咪地把提着的枪背到背上：“老乡，别怕，我们是红军。红军是干人的队伍！”

“你们来搞哪样？”陈金辉仍然紧握抵门杠，横眉怒目。

“闹革命。使天底下所有的干人，人人有衣穿，个个有饭吃！”

“有衣穿，有饭吃？”陈金辉情不自禁地低下头，注视自己周身上下：单飘飘的粗蓝布对襟衣裳，裤子钉满杂色补丁，朽得一扯就会成为碎布条；开了裂口的大脚板，套一双棕耳草鞋。他不相信似地摇了摇头，问：“施承昌，你们打不打？”

“他是谁？”红军战士问。

“珠藏镇镇长，我们寨的大财主！这个大院，就是他的家。”

战士们环视着大院，不容怀疑地说：“打！打倒土豪劣绅，是红军的宗旨。”

陈金辉手中的抵门杠“咣当”一下滑落到地上。他张了张嘴，欲说无言。

“老乡，你来这里干啥？施承昌逼你给他看家吗？”一个小战士笑看着陈金辉，和气地问。

“不！抄施承昌杂种的家！找枪！报仇！”陈金辉凛然回答，眼中闪出怒火。

“很好。要报劳苦群众的阶级深仇！要消灭地主武装，建立农民武装，打出工农当家作主的天下。这就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！”一位红军首长健步走进“朝门”，朗声说。

他四十出点岁数，身材魁伟，面容慈祥，身穿普通红军战士的军装，初升的艳阳在他身上镀了一层金晃晃的光辉。

另一位首长将裹着红绸的马刀递到陈金辉面前：“老乡，拿起刀枪，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干吧！只有革命，斗争，才有干人的活路！”

陈金辉接过马刀，感激地看了看首长，猛一下把马刀贴在心窝上，喜泪满腮：“干人，有指望了！”

二

日上三竿，蓝天如洗。喜气洋洋的桐子坡山寨，迎来了不平常的日子。

施家大屋前面一块田坝里，猪羊成群，几十张挞斗装满谷子、包谷，各式各样的衣物堆成了小山。这是陈金辉和刘永庆、赵发顺等青壮年给红军带路，到团团转转逃跑一空的地主富佬家里没收来的胜利果实。

住在陈金辉家破茅棚里的左班长，带着一些红军战士，正忙着把杀的肥猪、肥羊，配着粮食、衣物，分给常年缺吃少穿的干人们。

给红军带路没收地主浮财最展劲的陈金辉，这时却背着马刀悄无声息地站在田坎角角，睁开一对大眼睛望望笑得合不拢嘴巴的乡亲们，望望忙个不停的红军战士们，又望望堆在田坝中间的粮食、衣物和猪肉、羊肉，思索了好一阵，猛一下从田坎上跳下来，大步走向田坝中间。

“陈大哥来了！快来分点东西！”左班长兴奋地喊，顺手递过来一块十多斤重的猪肉。

几个战士抱着大花铺盖、衣裳裤子，端着两大撮箕谷子，一齐递到陈金辉面前。

陈金辉感激地看了看亲兄弟一般的战士们，摇了摇头，抱拳长揖，“负累同志们，我不要这些吃的穿的。”

“不要？！陈大哥，你家里揭不开锅了呀……”左班长说。

陈金辉期待地看着左班长：“班长，发支枪给我吧，我要枪！”

左班长和战士们惊喜地交换了一下目光，问：“陈大哥，你拿枪来干啥？”

“伸起腰杆，学红军样，给干人打天下！”陈金辉目光闪闪，语气很深沉。

左班长一巴掌拍在陈金辉肩上：“太好了，陈大哥！你的要求，我向首长请示一下。”接着，左班长又语重心长地轻声说：“不过，干革命也是‘众人拾柴火焰高’，你一个人一杆枪是不顶事的。贵州干人也要象湖南农民那样，组织起来，成立农民协会，才能把封建地主打倒！”

“组织起来？”陈金辉问，简直听入了神。

“对！干人组织起来，地主阶级就会威风扫地！”左班长说，“枪，我想，上级是会发一些给干人的，但是主要还得靠大家组织起来，夺过地主阶级的枪，武装自己！”

陈金辉来到摆满红军枪支小炮的另一块田坝边，久久地转来转去，思绪万千。

“‘铁公鸡’真的死了吗？他的坟里头，会不会有鬼？”于是，他不声不响地挤出人群，离开寨子，向施家祖坟山上走去。

刘永庆、赵发顺等青年听说陈金辉要找枪，一窝蜂追出寨子。

施家祖坟山上，林木蓊郁，古柏参天，石人、石兽、石供桌、石栏杆簇拥着一座座石碑高耸的坟墓，阴森而又萧杀。“草饼子”垒成的“铁公鸡”那座新坟，不知是来不及还是其它原因，没有按常例在坟前立上石碑。陈金辉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座新坟看了一阵，抽出马刀，挖掉坟侧面一块“草饼子”，动手拆起坟来。

刘永庆、赵发顺等青年跑上坟山，一个胖嘟嘟的小伙子吃惊地站住了：“金辉哥，挖坟？不缺德？”

“缺德？”陈金辉停住了，“‘铁公鸡’老龟儿才真叫缺德！他做的缺德事，还少了？”

“对头，把‘铁公鸡’的坟敞开，也叫干人们出口气！”刘永庆和赵发顺齐声赞同。

“不，不是为了出气。”陈金辉说，“今天早晨我摸进施家大屋找枪，进‘铁公鸡’的屋里一看，根本不象人死了的样子！”

“哦？！”众人诧异地望着被搬开了不少“草饼子”的新坟，七嘴八舌议论：

“施家为哪样要说他死了，还发丧埋上坟山？”

“坟里头埋的不是死人？”

“敞开，敞开！看看到底是哪样西洋镜！”赵发顺撸脚挽手地说。

刘永庆看了看陈金辉，眼睛一亮：“对头！说不定埋的是拉民团的枪，金辉哥硬是有眼水！”

大家一齐动手，很快搬开了全部“草饼子”，露出一盒

用生漆漆得黑黝黝的大棺材。

刘永庆、赵发顺分别搬住棺材盖子的头和尾，陈金辉喊口号，只听得“一、二、三！”大家猛一使劲，将棺材盖子端起来掀到一边。嗨，棺材里哪有死人，全是木箱子！

“子弹！尽是子弹！”

“挖出子弹箱箱了！”

“施承昌晓得挖了他祖坟，肯定气得象个猪尿泡！”

大家欢呼着，一个二个象娶媳妇那样高兴，七手八脚把一箱箱子弹搬出来，最底层还有一捆油布包着的东西，撕开一看，是一挺八成新的机关枪！陈金辉激动地将机枪搂在怀里，止不住热泪盈眶：“枪！干人有枪了！”

陈金辉抱着机枪，带领刘永庆、赵发顺等一帮年轻人，拖着整整十二箱子弹，欢天喜地地走进胡少成的大院。消息轰动了全寨，祝贺的、看热闹的干人和红军战士你来我往，络绎不绝，爆发出阵阵爽朗的开心大笑。

左班长一阵风似地跑进来，欣喜得喉咙发哽：“好消息！明天上午要召开干人大会，成立桐子坡农民协会和游击队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陈金辉“叭”地朝大腿上猛击一掌。

三

入夜，半边新月，一天寒星。轻烟似的薄雾，在林间山腰飘绕。桐子坡山寨，一片安谧。

胡少成家走马转阁楼的大瓦房里，往日绝对不沾干人脚板印的轩敞堂屋，这时成了陈金辉等一帮青壮年碰头聚会的

地方。全寨青壮年挨挨挤挤地塞了一屋，正在喜笑颜开地谈论成立农会和游击队的喜事。

“毛主席的主意，太合干人的心了！”陈金辉坐在一个圪兜桩桩上，拍脚打掌，翘起大拇指说。他眼睛闪闪发亮，左班长说的话仿佛又响在他的耳旁：贵州的干人也象湖南农民那样，组织起来，成立农会，建立干人的武装，大家就不会再去跟施承昌和财佬们当长工，做月活了。那时候，家家有田种，人人有衣穿，个个有饭吃！

“干！照毛主席的主意干！”刘永庆和赵发顺大声武气地说。

“干！怕个球！砍脱脑壳无非是碗大个疤！我陈金辉冤枉活了三十年，今天才算看清了干人的路子。”陈金辉的高声大嗓，震得堂屋“嗡嗡”响。

“农会和游击队一成立起来，干人伸直腰杆拿起枪，施承昌、胡少成这些杂种听见了，保险吓得打屁都不成个数！”好几个带笑的声音同时响起。

“红军是不是还发点枪？”刘永庆拿起一个土巴碗，倒了一碗苦丁茶，递给陈金辉。

“是呀，光有一挺机关枪，不解渴！”赵发顺也着急了。

陈金辉在鞋底上磕了磕烟杆脑壳，接过茶碗，喝了两口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枪，当然不能少，毛主席说了，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’嘛！不过，得向财主们要。听左班长摆，湖南农民就是这样搞的，红军也是靠缴敌人的枪起家的。”

“要？他们会乖乖拿给你？”刘永庆和赵发顺变成了一丈二尺长的金刚——摸不到头脑。

“老弟，不要想得松活，要估倒干！”陈金辉把茶碗搁在地上，说：“不估倒干，今天会得到子弹跟机枪吗？施承昌晓得老子们要成立游击队，还丢下了几十支步枪，等弟兄哥子们去取嘞！”

众人哈哈大笑，忙问：“快说，金辉哥，窖在哪点的？”不少人摩拳擦掌，急不可待地望着陈金辉。

“窖在哪点的？还要靠弟兄伙想嘛！施承昌的孝心没得那么好，把枪窖在我们眼皮底下，伸手拿来就是了。”陈金辉边想边说。接着，把施承昌办民团的枪支没有来得及全带走的情况，向大家作了介绍。

众人不断点头，暗自佩服陈金辉的粗中有细，大家含着叶子烟杆，各自默起神来。

刘永庆默了一阵，忽然用手拐撞了撞赵发顺：“噢，今天上午从盘龙山上下来，我们不是碰见胡少成和施小二了？”

赵发顺“叭嗒叭嗒”啐了两口叶子烟，吐了泡口水，说：“有那么回事，那两个龟孙换了身‘烂筋筋’，从刺芭笼里头梭出来，还说金辉哥得了红军的大洋，说话不值钱，叫乡亲们不要回寨！”

“是嘛是嘛，你还喊他屙泡尿照照他的吊样子，不要又来瞎编鬼话哄人！他只好睁眉鼓眼看到起乡亲们跑下坡来，恨不得抓石头打天！”一个青年接着说，引起一阵笑声。

“依我看，这两个‘扫把星’在盘龙山上头现身，硬是有点怪！”刘永庆提高声音说。

陈金辉的眉心皱出一个“川”字，站起来说：“怪，黑老鸦‘咕咕’叫，绝不会有好事情！”马刀把上的红绸“要须”，随着话音在他背上甩来甩去。